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五十二回 靈宅子使妖入彀 赤鯉精剖案如神

三緘歸里，沿途辛苦自不必說。其時，靈宅子收得毒龍、老蛟、蝦妖，約有半載矣。一日，靈宅默會七竅起官復用，已到南龍，欲命群妖入衙，竦動阻道，惜乎蛟、蝦、毒龍等皆屬精魂，非借屍而活不可。如得一在世妖物，率領三妖去到南龍衙中，暗暗調停，不惟三緘之道能阻，還使七竅官位大升，將此道門閉塞無路，看爾紫霞道法又何施。因登講法臺，傳三妖品立臺下。三妖拜舞畢，同聲稟曰：「師傅弟子，有何吩咐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爾三人為三緘闖道，皆受紫霞挫辱，且將性命拋入黃泉，爾等至今尚記此仇否？」三妖泣曰：「日記於懷，無時忘卻也。」靈宅子曰：「記之猶欲報之乎？」三妖曰：「雖欲報復，奈彼仙術浩大，何能敵耶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紫霞道法，不但爾等，師亦不能敵之。吾意欲復此仇，不在爭鬥，惟設一阻道妙計，將道門閉塞，其仇即復焉。」三妖曰：「此計非師不能設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師計久定，但爾三人皆係精靈，非附屍不可。如得一有形妖屬，統率爾等潛至七竅所轄地界，緩緩附屍入衙，竦動阻道之心，又與分別不能查考之案，奇功多豎，自然官階愈大，禁道愈嚴。務俾天下道門盡行斷絕，庶不枉為師設計一片苦衷。」三妖曰：「山精水怪無地不有，吾師何不招之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妖屬固多，與紫霞無隙者不能用力，惟其與彼素有仇恨，方能著實竦動。爾等試思，猶有辱受紫霞而未死者乎？」蝦妖沉吟良久，曰：「與紫霞有仇而尚在人世者，僅赤鯉焉。」靈宅子曰：「此妖道法如何？」蝦妖曰：「海島中能敵之者鮮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如是，爾等將彼呼至，吾亦收為門徒，卜了吉期，然後暗往南龍，乘機入彀。」蝦妖曰：「赤鯉洞府惟吾識得，吾去呼之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宜速去速歸，早早遣發爾等，遲被上界仙子知覺，又阻滯難行矣。」蝦妖得命，飛身而去，竟到赤鯉洞中。赤鯉驚曰：「蝦兄何來？聞得海島一戰，蝦子蝦孫幾無子遺，爾胡尚在人世？」蝦妖曰：「吾死已久，精靈未散，四處飄蕩，靡有依歸。突遇靈宅真人收吾為徒，飲以固魂丹數粒，因之精靈堅實，無異生前。」言猶未已，赤鯉曰：「爾既師事靈宅，不在洞中修煉，來此何為？」蝦妖曰：「特來邀約將軍，去投靈宅真人，同學道耳。」赤鯉曰：「吾道吾自習之，何必又去投師，受人管束。」蝦妖曰：「成巨事者，不拘細行。爾與紫霞之仇，獨不思所以復耶？」赤鯉曰：「吾之苦苦修煉者，正欲成此大道以報之也。」蝦妖曰：「吾領師命來約爾者，亦是復仇意焉。」赤鯉曰：「從師吾甚不願，如言復仇，吾暫一行，看爾師尊若何佈置。」蝦妖喜曰：「將軍如肯枉駕，此仇定報無疑矣。」遂攜手而行，同上風車。

霎時已到，蝦妖報之靈宅。靈宅傳入，列坐其次。坐已，靈宅子曰：「赤鯉將軍曾受辱於紫霞乎？」赤鯉曰：「稍有受之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常聞將軍為海中名將，群妖無不敬服者，以將軍原不受辱於他人。將軍欲噬三緘而受紫霞之辱，群妖暗笑弱而無能，自茲以還，不服將軍者甚眾。以吾竊計，將軍乃空負虛名者也。久之海內傳聞，恐水族小小妖魔，皆輕視將軍矣。」赤鯉被靈宅子一席言語，激得暴跳如雷，手執雙錘，似欲飛上天宮，即與紫霞力戰。靈宅子曰：「將軍暫且忍耐。如爾今茲上得大羅，難免碎屍於雷斧。」赤鯉曰：「必如何而後可？」蝦妖曰：「不如將軍拜在吾師門下，別有一復仇路徑，費力少而成功多，方見仙真妙計難測。」赤鯉遲遲言曰：「欲復前仇，不得不爾。」於是勉強跪於靈宅座前，口稱：「門徒求一復仇妙策。」靈宅子用手扶起，賜坐於側，乃告之曰：「師命爾統領三妖，去到南龍，爾先設策入衙，遇有難判案情，為之剖晰指明，七竅必得意於爾。後將三妖引入，凡事皆為爾等所主，自然言聽計從。待七竅官階大時，力禁習道於天下，道門自爾塞矣。道門一塞，爾仇已復，豈不費力少而成功多，勝過爭鬥萬萬乎？」赤鯉曰：「師計甚妙，須再得內應乃好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現有蚌母、珠光，皆七竅得力之人，何無內應？」

但爾入衙後，務要於難判案中顯顯奇才，七竅方能重用。」赤鯉曰：「師計如此，事不宜遲。」當即率領三妖拜別靈宅真人，各駕風車，望南龍進發。

無何，南龍已到，四妖按下風車，日日身隱邑中，查訪七竅所行事務。不知不覺已過月餘，赤鯉左思右維，總難進步。

蝦妖曰：「將軍來在南龍，匪伊朝夕矣，而猶未能入彀，不幾有負師命乎？」赤鯉曰：「衙內深邃，一時何得進身。再為緩緩周旋，人之未晚。」內衙一役童姓名高，日在衙中辦買應用等物。赤鯉熟視已久，思欲借童以為進身之階。時當冬季，雪積如銀，童高出衙，入肆獨飲。赤鯉化為中年壯士，亦入肆內，笑而謂曰：「童老總一人獨酌，豈不孤寂，吾來陪爾可乎？」童高曰：「有胡不可。今日漫天大雪，寒氣逼體，飲瓶佳釀，庶使四肢暖和。」赤鯉乘機坐下同飲。酒逾三盞，童高詢曰：「壯士何族何名，所作何事？」赤鯉曰：「吾乃李姓，名赤，異方人也。客歲至此貿易，無如運行丑地，本已傾消，而今囊底空空，無事所作，聊在貴邑閒遊過日耳。」童高見其人品魁梧，言詞慷慨，因謂之曰：「衙內買辦菜蔬，尚需一人，汝願任此役否？」李赤曰：「童兄如肯保舉，吾得衣食，永不忘恩。」童高曰：「這有何難，吾歸告之廚下總管，明日汝即入焉。」李赤得此便宜，不勝欣喜，遂呼肆主添上數品美味。飲至午牌時分，李赤將酒資資費一一開消。童高曰：「今日厚謝了。俟兄入衙後，弟自有以酬之。」言罷，拱手而別。童高歸，言於總管，總管亦喜。

次日，童高出，果將李赤呼入，任辦菜蔬事件。李赤自茲常常出衙，與三妖相會。蝦妖一日謂李赤曰：「汝進衙許久，為何不將吾輩帶入耶？」赤鯉曰：「功尚未建，何能薦汝，俟建有奇勳，為七竅重用時自不難薦及汝等。」蝦妖曰：「奇功難以驟豎，不如先將衙內得力人兒斃卻二三，附屍而活，則不必汝薦而入衙同謀矣。」言甫及此，童高出呼李赤快快歸衙，總管堅壁偶得奇疾而沒，赤鯉即將蝦妖帶入，屍附總管。衙內以總管復活以為奇。老蛟、毒龍陸續入衙，暗斃七竅近侍徒能、馬魁二命，各附其屍。自此四妖同集衙中，任其驅使，雖善於應事，尚未得七竅而重用之。

恰遇吉州空於中者，三子分爨，各居一地，於中夫婦輪流供養。長、季二子皆伶俐無比，惟仲子有能本樸寡言，娶妻玉族貌最美艷，心暗嫌夫，毒念常懷。近鄰蘇子容人材出眾，家殷富而好嫖賭，常過空氏之門，與此婦眉目交情而未得其隙，兩相羨慕，其時已久。蘇子買賄鄰嫗施母，風示施母告之玉氏。

此婦乘便寄拜施母膝下，不時一至其家，親熱非常。蘇子暗沽酒肉陪飲，因而苟合始成。二人貪愛情深，往來無間，旁觀俱不平在抱，而有能未之知也。殊意此婦恨夫礙眼，商於蘇子，欲誅有能。蘇子曰：「謀斃人命，例在必償，須計出萬全，乃無傷痕可驗。」玉氏曰：「妾欲毒之以藥，其計可乎？」蘇子曰：「藥毒則齒牙必黑，一驗即知。」玉氏曰：「以釘釘腦何如？」蘇子曰：「豈有釘釘其腦，而形影毫不見耶？」玉氏曰：「彼此俱不可，惟斷絕來往，爾為爾，我為我，庶免躊躇。」蘇子曰：「非也，另設一無傷可驗之策，方絕後患耳。」玉氏曰：「宜急圖之，休得稍緩，待彼斃後，爾我情緣始可遂焉。」蘇子諾之曰：「容吾歸思，明日自有定妥。」言畢而去。

玉氏自蘇子別去，轉歸己室，心甚難捨。次日暗來施宅，蘇子已至。玉氏詢曰：「汝計安在？」蘇子曰：「吾思以蛇灌入彼腹，蛇在腹內，無影無形，即是清官亦難驗出。」玉氏曰：「何日行之？」蘇子曰：「此正隆冬，蛇從何得，候至明年方可。」玉氏曰：「汝謀如其其緩，是不以妾為意也。如遲至明歲，吾夫婦何時團聚耶？」蘇子曰：「只要爾我有心，何以遲為嫌乎，況乎我常聚於此，相隔未越三日，雖非夫婦，又與夫婦何分？」玉氏曰：「汝言固是，究不若朝夕相聚之為愈。」蘇子曰：「容吾再思，看有可代蛇者否。」思之未幾，曰：「汝不必慮，吾於詒朝赴市，覓一白鱸以灌之。」玉氏喜曰：「如此吾意遂矣。」蘇子歸，將白鱸覓得，往告玉氏。玉氏是夜勸夫以酒，有能酷好紅友，如蚊吸血，頃刻大醉。蘇子攜鱸來至榻前，見有能在榻，仰天口開而臥，急將白鱸放入口內，又命玉氏持火以灼鱸尾。白鱸負痛，直入腹中，片時之間，夢赴泉臺矣。蘇子見事已妥，復與玉氏同寢，夜半而歸。

次早，玉氏將黍烹熟，假意呼夫不應，遂大聲呼喊，驚及鄰舍。鄰人見有能已死，忙著人四路代趕彼之父母及兄弟焉。

父母兄弟來家人視，悲泣不已，各疑不汗而亡，為之購材以作安厝計。於中長子有和謂其父曰：「吾弟前日尚強壯如昔，胡於昨夜倏入冥途，恐有別情，不可不察。」玉氏在旁曰：「兄言差矣，夫婦原以百年為期，斷未有謀喪其夫而願受孤寂。」有和曰：「以吾弟之死，情理弗合，不得不疑耳。」玉氏曰：「凡世之妻謀丈夫，非毒以藥，即出於縊與刺也。兄將爾弟全體驗之，如有絲毫傷痕，吾願萬段身軀，以償其命。」其弟有志曰：「倘以厚被逼氣而死，又烏有傷痛耶？」玉氏泣曰：「吾見爾兄一死，傷痛不盡，乃兄乃弟反以他心疑我，是欲逼我同死以圖絕業者，吾心實不甘也。」有和曰：「吾等閒事休管，各立門戶，何必鬥談。」遂為購材代彼安厝。將殮之夕，玉氏在房竊自歎曰：「蘇郎真有才能，設此妙計，其中詭譎神鬼不知。該吾夫婦有緣，故掩人耳目如是易易。」心甚欣喜，恨不即見蘇子而賀之。

暗喜未已，忽睹其夫偏偏倒倒，自廚而出，曰：「好酒，好酒，可再與我暖上一瓶。」玉氏駭甚，忙忙入榻，以被蒙首。

久則室內無聲可聞，試由被隙窺之，見有能尚在燈前捫蝨。玉氏愈駭，不禁週身戰慄。無何，被上似有人兒壓著，一吸一呼，恰似乃夫平日光景。玉氏汗流遍體，不得已而詢之曰：「何人在吾被面耶？」有能狠聲曰：「爾與蘇子商而謀我，是誠何心？」

吾念不甘，特來索命。」言已，被壓愈重。玉氏大叫一聲，其姑聞之，入室問故。玉氏曰：「爾子魂魄未散，形現燈下，吾見而駭，是以狂呼。」姑曰：「人之初死，不免常常在目，爾毋畏懼，久之自無。」姑媳正在閒談，有和慌忙室，告於母曰：「吾弟死得不明不白，吾去報官矣，休即厝之。」其母尚未回言，有和已去。

自報州宰，相驗數次，均無傷痕，有和心中不服。上憲告之，上仰數縣，俱審詢不出，方仰南龍邑宰看驗一番。七竅與珠蓮言曰：「數縣宰官俱不能驗，吾又有何能處可驗出耶？」珠蓮曰：「李赤多才，命彼隨去，自然能驗也。」七竅遂呼李赤同行。將屍反覆驗之，絕無痕跡。李赤私謂七竅曰：「傷在腹中，以刀剖之自見。」七竅點首，剖腹而視，內有白鱸一尾。考問玉氏，玉氏泣曰：「吾婦女也，安有是計，是乃蘇子容之策，謀妾夫而欲娶妾者也。」七竅飭役拘蘇子至，如何設計，如何謀死，一訊而服。人皆以神明稱之。

文復上憲，即升南龍郡守。升遷後，凡事皆決於李赤焉。

蝦妖謂之曰：「鯉將軍今已重用，可將吾等著實舉之。」李赤果於七竅前，累誇三妖才能更勝於己。七竅一一重用，言聽計從，自此衙中皆四妖主事，人類不得而相參矣。

三妖一日與赤鯉商曰：「禁道之禁可以行乎？」赤鯉曰：「七竅甫升郡守，即竦彼禁道，不過禁止一郡而已。不若待彼升近君王，實奏一本，君王准本，旨禁天下，方能閉塞道門。」三妖曰：「如此一齊著力幫辦公事，以奏彼功，其官乃易升耳。」於是四妖在衙，凡七竅所審案情，詳細指點，以直為直，以曲為曲，察若神明。當是時也，民有謠曰：「郡守神明宰，無隱不深知；任爾奸頑輩，難逃一察時。」自有此謠，頌聲載道，黃童白叟，莫不稱為南龍活佛云。